



春秋配

京 剧

中国京剧院文学组整理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统一书号:10070·359 字数1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52 印张3/4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6,500册

定价(7) 0.09元

4

T-605

前　　記

姜秋蓮是商人姜紹的女兒，生母早年去世，在家常受繼母賈氏虐待。一日，姜紹出外經商，賈氏尋故強逼秋蓮去往郊外撿柴，秋蓮无奈，只得隨乳娘同往。

書生李春發送友归来，路过荒郊，見秋蓮舉止有異，詢明原委，甚表同情，慨然贈銀而去。

秋蓮主僕拿銀回家，稟明賈氏，賈氏誣女不貞，并聲言要去官府告發。秋蓮恐連累李生，趁夜與乳娘潛逃，不料，在途中又遇強盜侯尚官刦搶，侯將乳娘殺死，並欲逼污秋蓮；秋蓮急中生智，用計將侯推下深澗，趁機逃去。

侯尚官跌入澗中，摔折兩腿，被盜賊石敬波救起，所刦包裹却被石擄去，他只得忍痛爬行回家。

這出戲系全部《春秋配》中的《撿柴》、《砸澗》兩折，是舞台上流行演出的劇目。劇本是由中國京劇院文學組依據一般流行本進行整理的。

剧 中 人 物

賈 氏(彩旦) 姜秋蓮(旦) 乳 娘(老旦)
李春發(小生) 侯尚官(淨) 石敬波(丑)

第 一 場

賈 氏 (內)啊哈!(上, 念詩)

閑來時裝模做樣，怒惱了拿刀動杖；

女兒嫌我是晚娘，常跟老头子算賬。

我，賈氏。前夫早亡，后嫁姜紹為妻。他是个糧商，家里倒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只有前房留下的二女，名叫秋蓮，太不順我的心，一瞧見她，我這氣就不打一处兒來。趁着老头子出去作买卖，不免把她叫出來，找个碴兒打她一頓，也好出出我這口怨氣。——秋蓮哪秋蓮，你給我走出來吧！

姜秋蓮 (內)來了。

參 (姜秋蓮與乳娘同上。)

姜秋蓮 (念)窗前綉鴛鴦，聽喚出綉房。

乳 娘 (念)雨過芭蕉綠，風吹菊花黃。

賈 氏 怎麼還不出來呀！咳，真氣死我啦！

姜秋蓮 啊，乳娘，我母亲又在那里生气，怎敢向前。

乳 娘 哪有不見之理；看我的眼色行事便了。

姜秋蓮 全仗乳娘。(与乳娘同进入)母亲万福。

賈氏 (气愤地)罢啦。

乳 娘 啊，安人有礼。

賈氏 得啦得啦，那兒那么些个穷酸礼！咳，可气死我啦！

姜秋蓮 啊，母亲为何这等生气呀？

賈氏 孩子，你看：家里沒蘆柴燒啦，郊外有的是，可就是沒人去撿，怎么不叫我生气呀！

姜秋蓮 何不雇人去撿？

賈氏 雇人去撿？你可說的好，那不还得花錢嗎！我看你在家閑着也是閑着，你去撿點兒蘆柴来吧！

姜秋蓮 这个……啊，母亲，想女兒乃是閨閣幼女，郊外撿柴，豈不被人耻笑！

乳 娘 是啊，豈不被人耻笑！

賈氏 你搭什么碴兒！——閨閣幼女撿柴有什么丢人的？我問問你，你倒是去不去？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氏 我就知道你不去，把衣裳給我脫下来！

姜秋蓮 这个……

賈氏 (大声地)脫下来！

姜秋蓮 咳！(脱衣。)

賈氏 我說秋蓮哪，你到底是去不去吧！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 氏 不去好办。过来，我有話跟你說。

姜秋蓮 这……(踟蹰不敢向前，看乳娘，乳娘向她搖手示意。)

賈 氏 过来呀！

(姜秋蓮慢慢走近，被賈氏猛然打一咀巴，急跑下。)

賈 氏 接咀巴！(唱西皮散板)

我教你撿蘆柴竟敢倔強，

口声声閨閣女氣坏老娘；

这也是你爹爹縱容娇养——(打姜秋蓮)

違我命管叫你去見閻王。

姜秋蓮 母亲哪……(哭，唱散板)

劝母亲且息怒容兒細講，

二八女理应当不出綉房；

比不得男子汉身强力壯，(接“哭头”)喂呀，

母亲哪！

撿柴事恕孩兒不敢承当。

(叫头)母亲哪！想我家虽非富有，尚足衣食，女兒去往郊外撿柴，倘若被人看見，豈不說長道短！爹爹回來，女兒我吃罪不起呀！(哭。)

賈 氏 哈哈，拿你爸爸吓唬我，告訴你說吧，連你爸爸都得听我的，你是去不去吧。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 氏 还是不去？不去我就打死你！

乳娘 (拦住賈氏,向秋蓮)啊大姐,应允了吧!(以目暗示。)

姜秋蓮 啊,母亲,不必生气,女兒前去就是。

賈氏 这不結啦嘛,你要是早說去,媽媽我还舍得打你呀,起来吧!

(姜秋蓮起立,賈氏取繩、斧。)

賈氏 这是繩子、斧子,去到郊外撿柴,撿多便罢,要是撿少了哇,咱們还是沒完。

乳娘 請安人佛前上香去吧!

賈氏 哟,淨顧得跟你生气,也忘了上香啦。正是:口念千声佛,早晚一爐香。罢罢罢,阿弥陀佛!(合掌欲下。)

乳娘 (向賈氏去处)我把你这老……

賈氏 (回身問)老什么?

乳娘 老安人!

賈氏 这还罢了。(下。)

乳娘 哼,切齒恨毒妇,

姜秋蓮 滴泪思亲娘……(泣。)

乳娘 大姐不必啼哭,到了郊外,老奴替你撿柴就是。

姜秋蓮 只是連累乳娘了!(唱搖板)

遭不幸我的娘早把命喪,
思想起不由人感叹悲伤。

(哭)喂呀……

(二人同下。)

第二場

李春發 (內)走哇! (上, 唱西皮搖板)

西風緊雁南飛園林如畫,

好一派霜葉紅勝似春花。

小生姓李名華字春發，乃羅郡人氏。這才送友遠行，看天色不早，不免趕路回家便了。(唱搖板)

這才問別張兄東輸西馬，

聚和散好一似流水落花；

叹人生各有志難以阻駕，

眼睜睜望好友奔走天涯。(下。)

第三場

乳娘 (內)大姐隨我來!

(乳娘、姜秋蓮同上。)

姜秋蓮 (唱二黃慢板)

出門來羞答答將頭低下，

止不住伤心泪点点如麻。

乳娘 大姐!(接唱)

实可恨那刁婦行事太差，

劝大姐免悲伤且把泪擦。

姜秋蓮 (接唱)

奴好比花未开風吹雨打，
忍着声耐着痛强自掙扎。

乳娘 啊，大姐，来此已是荒郊，看那旁有一土台，
你且坐下歇息，待老身与你拾柴便了。

姜秋莲 有劳乳娘了。

(乳娘拾柴。)

李春發 (內)馬來！(上，唱西皮搖板)

加鞭催动跨下馬，

(看)呀！(接唱)

只見兩個妇人家。

年迈媽媽把柴打——

姜秋莲 (哭)喂呀……

李春發 啊？(接唱)

大姐悲啼事有差。

哎呀且住！看那位大姐，定是大戶人家，因何来在荒郊啼哭？其中必有緣故。那旁有位媽媽，待我下馬問來。(下馬)——啊，媽媽，請來見禮。

乳娘 还礼，請問君子，敢莫是失迷路途么？

李春發 非也。我看那位大姐，在这荒郊啼哭，其中必有緣故，特来問个明白。

乳娘 噢，你問的是她么？

李春發 正是。

乳娘 她是我家大姐，我是她的乳娘；主僕二人在此拾柴，何劳君子动問！

李春發 是是是。如此說來，是我多口了。

乳 娘 本來的多口！（仍去撿柴。）

李春發 嘘！（唱搖板）

我這里好心腸施禮問話，

誰想她錯會意不把話答。

我只得挽絲繩扳鞍上馬——（欲上馬。）

姜秋蓮 （哭）喂呀……

李春發 嘘！（接唱）

二次里走上前再問根芽。

我定要問個明白。（拴繩繩）媽媽請來重見一禮。

乳 娘 啊？你還不曾走么？

李春發 我看那位大姐，定非小戶人家之女，因何來此荒郊撿柴，還要問個明白。

乳 娘 （不耐煩地）噃！方才對你說過，主僕二人在此撿柴，何勞君子動問。再若嘮叨，真個是自討無趣！

李春發 是是是。小生又多口了。

乳 娘 本來的多口！（繼續撿柴。）

李春發 （唱搖板）

我原是聞哭聲無端牽挂，

她那裡却為何執意不答！

倒叫我越生疑難以放下——

姜秋蓮 （哭）喂呀……

李春發 嘘！（接唱）

不問明這情由誓不還家。

嗯，我到底要問个明白。(欲行又止)我若再問媽媽，定討无趣；不免去問大姐。——啊，大姐，請來見禮。

姜秋蓮 非亲非故，不便还礼。

李春發 看大姐不像小戶人家之女，因何来在荒郊檢柴，願聞其詳！

姜秋蓮 曠野荒郊，男女不便答話，請远站一步，容奴告稟。

李春發 如此，待小生拉馬澗下飲水，也好洗耳恭听。

姜秋蓮 乳娘这里来。

乳 娘 作什么？(見李春發未去)啊？你还不曾走哇？

姜秋蓮 乳娘啊！(唱西皮快三眼)

蒙君子致殷勤再三問話，

乳 娘 (表白)啊大姐，曠野荒郊，男女有別呀。

姜秋蓮 (接唱)

虽然是男女別不能不答。

李春發 (表白)請問大姐，家住哪里？

乳 娘 (向李春發)你站远些！

李春發 是。

姜秋蓮 (接唱)

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

李春發 (表白)哎呀呀，小生也是罗郡人氏啊。

乳 娘 哪个又来問你？

李春發 令尊何名，作何生理？

姜秋蓮 (接唱)

我的父名姜紹貿易天涯。

李春發 (夾白) 請問大姐，不在家中，因何到此？

姜秋蓮 (接唱)

在家中受不過繼母拷打，

无奈何到荒郊來撿蘆花。

李春發 哎呀呀，原来是被繼母所逼，倒也可怜。也罢，小生这里有銀子一錠，送與大姐，买些柴薪回去，也免得在此受苦。

乳娘 啊，君子，休得在此卖富，快將銀子拿了回去，如若不然，你是定討无趣了。

李春發 啊，媽媽，这是小生一片惻隱之心，并无歹意。

銀子放在地上，我就此趨路了。(放銀在地，拉馬走去。)

乳娘 (拾起銀子) 哟呀，果然是个至誠的君子，难得呀难得！

姜秋蓮 啊，乳娘，請那君子留步。

乳娘 他走去了。

姜秋蓮 我还有話講。

乳娘 不說也罷。

姜秋蓮 平白收了人家的銀子，不問人家尊名上姓，日后如何答報啊。

乳娘 是啊，日后如何答報啊！待我喚他轉來。——喂，君子請轉，君子請轉！

李春發 走远了。

乳娘 我家大姐有話問你呀。

李春發 如此，我回來了。(拉馬走回)啊，大姐，有何金言，快快請講。天色不早，我還要趨路呢！

姜秋蓮 咳，乳娘啊！(唱南梆子)

問君子因甚事荒郊來定？(接“小拉子”。)

乳娘 (轉問)請問君子，因何來到荒郊？

李春發 小生乃送友而歸。

乳娘 (轉答)啊，大姐，他是送友而歸呀。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住羅郡哪里家門？(接“小拉子”)

乳娘 請問君子，家住哪里？

李春發 小生住在永壽街口。

乳娘 啊，大姐，他就住在永壽街口。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家何氏尊名上姓？(接“小拉子”。)

乳娘 請問君子，尊名上姓？

李春發 小生姓李名華字春發。

乳娘 啊，大姐，他姓李名華字春發。

姜秋蓮 (接唱)

可在庠可在監可有功名？(接“小拉子”。)

乳娘 請問君子，可有功名啊？

李春發 小生早已入泮，尚未登科。

乳娘 噢，原來是个秀才，失敬了。

李春發 豈敢。

乳娘 啊，大姐，他还是一位秀才呢！

姜秋莲（接唱）

問君子椿萱茂高堂欢庆？（接“小拉子”。）

乳娘 着哇，这倒是当问的。——啊，君子，令尊令堂可安否？

李春发 嗳，父母早已亡故了！

乳娘 啊，大姐，他的父母早已亡故了。

姜秋莲（接唱“哭头”）

啊！兒的娘啊！

乳娘 啊？他的父母亡故，你怎么也哭起来了！

姜秋莲（接唱）

再問他貴昆玉弟兄儿人？（接“小拉子”。）

乳娘（有些不耐烦地）哎，哪有这些唠叨，我不去了。

〔姜秋莲轻推乳娘向前。〕

乳娘 許以的囉嗦了。——啊，君子，有弟兄几位呀？

李春发 并无弟兄，就是小生一人。

乳娘 啊，大姐，并无弟兄，就是他一人哪。

姜秋莲（接唱）

再問他年齡兒青春有几？（接“小拉子”。）

乳娘 哟，問他的年齡作甚哪，我不去了。

〔姜秋莲推乳娘上前，乳娘不去，又暗暗拜求。〕

乳娘（笑）哈哈哈……請問君子，年方几何呀？

李春发 小生年方弱冠。

乳娘 噢，是是是。（欲轉达）啊？年方弱冠到底是几

岁呀！嘿；他这一“冠”么，倒把我关住了。有了，看他的年貌不过二十上下。——啊，大姐，他今年二十岁了。

姜秋蓮（接唱）

再問他……（羞于出口。）

乳娘 怎么，还要問他？

姜秋蓮（接唱）

再問他……

乳娘 問他什么？

姜秋蓮（接唱）

再問他閨閣中可訂婚姻？

乳娘 嘿，問來問去竟問出这样的话来，这怎能說得出口！

李春發（与乳娘同时，自語）哼，問來問去竟問出这样的话来，待我拉馬走去。正是：（念）堪叹天台路途遐，刘郎未必饭胡麻；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豈有此理！（拉馬下。）

乳娘 哟呀，好个至誠的君子，提起婚姻二字，揚長而去，真难得呀！——啊，大姐，看天色不早，你我主僕回家去吧。

姜秋蓮 回去吧！（唱播板）

他一片至誠心令人可敬，
对奴家并无有半点邪心。

乳娘（收拾繩、斧）大姐呀！（接唱）

你二人可算得郎才女俊，
配成双真个是美满婚姻。

姜秋莲 (接唱)

劝乳娘且莫把此事谈论，
薄命人怎得配如意的郎君！

乳娘 我们回去吧！

〔二人同下。〕

第四場

〔賈氏上。〕

賈氏 (唱西皮搖板)

眼見得紅日落黃昏时候，
小賤人为什么不见回头。

姜秋莲 (内)走哇！

〔乳娘、姜秋莲同上。〕

姜秋莲 (唱搖板)

好一个真君子世間少有，
回家来对母亲細說根由。

賈氏 天这么晚，还不回来，可真气死我啦！

姜秋莲 啊，乳娘，我母亲又在那里生气，如何是好！

乳娘 待老身向前。(进入)安人万福。

賈氏 你回来啦，秋莲哪？

乳娘 現在門外。

賈氏 叫她进来呀！

乳娘 是。——啊，大姐，安人喚你，进来就是。

姜秋蓮 (进入)母亲万福。

賈氏 罢啦。秋蓮哪，撿了多少柴来呀？

姜秋蓮 柴倒未曾撿，遇着了一樁离奇之事。

賈氏 荒郊野外，有什么离奇之事呀？你說說！

姜秋蓮 母亲哪！(唱流水)

 母親既要問根由，

 細听女兒說从头：

 主僕撿柴往荒郊走，

 有一君子送友回头，

 他見了女兒撿柴心怜佑，

 贈銀子一錠將奴來濟賙。

 似这等仁人君子世間真少有。

 母親你不必多疑憂。

賈氏 噢，敢情是这么回事兒，銀子呢？

乳娘 銀子在此，請安人收下。

賈氏 (接过銀子)果然是錠銀子，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姜秋蓮 姓李名华字春發，住在永壽街口。

賈氏 噢，就是李春發呀，我認得。他乃是个年少的書生，你又是个沒出門子的大閨女，平白无故地就給你銀子？甭說呀，这里头一定有事，你就給我說。